善本性

圖：黃國雄 文：王振傳

三〇：同舟共濟改同生共死

「頭一個地方就遊台灣，那我總該回家一趟？不能只通電話吧？」登機前，有四十分鐘，在閘門內的登機室等候，由於從香港出發，幾乎全體男女都是說港語的。港語是省域粵語的九成，另一成是港人自家的習慣語，和環境養成的港語。陳其禮是香港土生仔，曾小姐也因爲南地常來往，自然感到說香港話的同遊團員，別有親切之感。陳其禮已定了主意：

「最好是你能不回家——好在旅程台北只過一夜，明天就乘華光號漂亮電力火車去台中，下午乘巴士上日月潭。你如回家見一面，須準備怎樣說法才好，當然不能提起我——同一個異性朋友大旅遊，似乎說不過去？我決無其他意見。」——「完全合理，可是好像情理上，又不大說得過去。唉，我們到底是重視倫理的中國人。」她想了一下，嫣然一笑道：「幸而我還沒告知台北家裡，連信也沒寫過，那麼又只今晚一夜，見不見眞無所謂？」——「很是，見也不過去住一夜，又不便同我到你家，那才更不得呢，可熱鬧哩！」她紅了臉，低頭說：「細聲一點說話，同團的看出來我們是各自用派斯頓多的姓名吧？……。」

這時帶隊羅小姐，她名叫小雯，已在指揮登機了。大家魚貫而行，下了電機梯，不少人在此取免稅烟酒——「我只買一瓶威士忌，又不抽烟。」幾天遊台灣，偶然我們消遣也好。」他兩人跟在許多人之後，彼此已在登機大堂，由羅小姐唱名，等於介紹了。

不是「七四七」大機，是百多人的中型機，前邊四分之一——電廚房之前，新名詞叫做「馬哥孛羅」間，中膠到尾佔四分之三，是普通級，機不大，晷覺逼窄。港台太短，七十五分鐘，填入境表，就花了十五至二十分鐘。

當繁好騎帶發動機器後，黛安娜伸手握住陳其禮道：「我有個毛病，起飛和降落時，總免不了緊張。」——「誰都一樣！」他捏住她的玉手，側過來看她：「兩個人在一塊兒，比一個人好多了，可見人是要有依靠的——互相依靠之感？」

「起飛了，看，九龍地面的房屋，大廈書大不是大廈，是一片小孩們的玩具……。」——「登空啦，可惜是上午……沒燈光看。」

「解帶啦！」大家開始接受第一輪飲料，那表演救生的節目也過去了。香巾來到，紛紛抹手。她甜甜地說：「這是我們第一次同坐飛機！」——「是呀，同生共死。」

三〇：笑而不答

阿七曰：「算命佬要你畀錢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然，但問我，我就話只得百零蚊嘅身，我就話呔少錢點追女仔，問我有有三千蚊。」

阿七曰：「三千蚊？乎叫你畀三千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然，結果我籌備了一個禮拜，睇了三千蚊去嘅街見佢。」

阿七曰：「是否佢已教你作法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然，佢畀了一樽油我，叫我搽落莎莎個身處。」

阿七曰：「搽落個身處？邊一處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佢話最好搽手心，否則就搽落邊處都得。」

阿七曰：「搽完又會點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算命佬話莎莎會跟我，聽我話，我問佢是否降頭，佢笑而不答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你後來點？有有搽落莎莎身上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有，我搽落莎莎身上，佢話搽完會去找佢，佢就會跟我，我問佢是否降頭，佢笑而不答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你後來點？有有搽落莎莎身上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有，我搽落莎莎身上，佢話搽完會去找佢，佢已教你作法？」

阿七曰：「搽完又會點？」

飛仔補曰：「算命佬話莎莎會跟我，聽我話